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殷郊, 陈牧驰 - Character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31 Words: 3,065 Chapters: 1/1

墟

by [tejiwenmang](#)

Summary

是发郊背景，但殷郊没怎么出场。主要是姬发和陈牧驰，但不拆发郊，他俩只是有互动。很复杂总之……诶！

他没想着要看，历史一向离他很远，但来都来了。王陵遗址、宫殿遗址和博物馆是套票九十不单卖，他又多花了三十块钱请了导游，那个年纪和他差不太多的讲解员别上了喇叭。

矮矮的红色仿制的门，高高的仿制的鼎，过去太遥远，风蚀后只剩模糊的痕迹以供后人搭建猜想。车马坑和殉葬坑里除了骨头都是假的，真品在博物馆，或者遥远的北京，他低头看那些蜷曲的骨架，只有浓重的沉默。

实际上套票他只来得及逛了一个，同行的女同事们从葡萄采摘园里回来，吐槽太高的价格和太严苛的标准，敞开塑料袋请他拿几串儿。他把葡萄塞进嘴里，兜里还装着纸质的套票。你去哪儿啦？我去看殷墟了。怎么样呀？嗯嗯，没逛完。他有点心疼剩下的六十块钱，导游说套票管全天，下午七点半前你再来都可以。可他如今就得回去呀，哪里去伤感这错失的机会呢？然而是很巧的，他们今夜没能回去。在夜幕已经完全降临的时刻他无所事事，又想起殷墟来。

现在该闭馆了吧。

然而当他回神时自己就已经站在殷墟的面前，两扇铁门没有上锁，正留着一人的缝隙，邀他来。

夜晚是不一样的，它揭露，或者模糊遮掩。白日里低矮混凝土仿制的宫殿藏在后面只剩轮廓，如今剩下庞大的轮廓。没有灯只有月亮和星星，后工业的文明潜行，他在这样一个空旷的场地里，没有声光电做依仗，重新变得渺小起来。

眼睛渐渐适应，他迈开腿，脚掌踩在地面，然而每一步却显得沉重？他能感受长薄有纹路的石板下是泥土是交叠着一层一层人性，导游告诉他数量太多以致不再发掘了，只让那些

不曾为“人”的人在痛苦短暂的死亡后于长久的沉睡获取安宁，一百、一千、一万……有多少？他不知道。但他走在这里，却好像听得到他们的悲鸣。挣扎，翻滚，新世纪的人在深切地怜悯怜悯可远远的古老的一角藏在他的潜意识里，却麻木。

然而震颤，震颤，震颤，不为他目睹的奴隶，而为了——

他猛一愣神，在远处的高台上，遥遥的，有一个人。

昏黑的夜，他本该看不见，然而对方太显眼了，盈盈地亮。对方也好像看见了他，视线相会，动作僵硬了一瞬，朝他走来。

那是远古的铠，黄铜制成，镶玉作衬，一缕长而白洁的羽毛摇晃。他眼睁睁地瞧着那个好似鬼魅的影子从高台上下来，离他愈加地近，这是景区的表演吗他暗想不——不，不。绝不。他被陌生和怪异的熟悉拉扯下生出逃跑的念头，脚却怔怔黏在地上拔不出来。也许牲醒来，也许骸骨醒来，破开石板路拽住他的脚腕，也许断垣醒来，也许枯根醒来，墟不是墟不再荒芜。它强有力地困住他——别走，直到那个远古的武士终于到了他面前，细细地打量他。

可他却看不清眼前的人。

也许他忘了，也许他不曾记得，也许是风雨剥蚀轮廓，他只能看得到一团朦胧。他听得到铠甲霍霍的声响，他看得清剑柄的暗纹，可这个人他却怎么也难以辨识了——你是谁？他隐隐知晓这会是张英俊的脸，来自麦浪翻滚的西边，没有高铸青铜的阴影和摘星的楼宇只有平静平静岁月凝滞的平静。在麦田，在一粒饱结的实，在一亩粉作尘埃，终逃不过被马蹄扬起。于是向前，到马背上，到朝歌，到营长的火堆旁，到你。在盔甲下有干燥的长发厚茧的手精壮的躯体炽热的心永远蓬勃永远沸腾还有一双长久凝视他从赤足的孩童到王储到引颈受戮的眼睛。可那藏在模糊的雾后啊！是在他的眼前，还是你的眼前？

晃神，只觉是一瞬间，他的手腕被攫住坚定好似永不放开。触碰，日出西方星河流转水东归来至冰雪的昆仑山上凝望凡间，呼吸吐纳，云，他踩着光，漫步苍穹间。石板变回黄土，长出茵茵的绿草，高台愈高，这叫鹿台，楼宇愈升，也尚可摘星。现代的他渺小渺小退缩在躯壳里看奴隶制社会超生产力的繁荣——你怎么做到，难道真有神仙？

是，有神仙。龟甲复苏金铭复苏会回应的天复苏，武士引他看万物战栗牲人啊从土里升起千秋万岁拜倒在王——王！谁是王？他吗？他惊惶四顾发现高台上只他一人！他着繁复的白袍，上绣着金纹的玄鸟，天命烙在他身上——还给你！生命还给你，山河还给你，这些本该给你，本该是你。忠诚的侍卫站在很后很后的位置，谦卑而心满意足地跪拜——王！天下都是你的——王！巫占卜，琴瑟启鸣，烛焰开始灼烧大吉的骨，天融融托一团光亮的太阳，没有云，晴朗。远古的人来自墟土可远古的王来自现在，他经历迟到的加冕这一晚就晚到二十一世纪！侍臣托着冕旒十二支摇晃接近一步一步每一次双脚交叠都要把他拽回不存在的曾经他是谁？他是谁！他绝不是王，他知晓他绝不是王，他没想做王，如果做王那唯一的目的是赴死在烈火燃烧！珠玉晃动琳琅作响，他的心怦怦跳动擂一面雷震的鼓对不对不对绝对不对他后退长袍绊倒脸磕碰尖锐的棱角刻下十字的疤痕眼瞧着迫近只能喊啊姬——

姬——

姬——！

——是谁啊……！

在神话和传说年代他们有彼此名字，两人的秘密留存朝歌的一角带着梨树的白花，马场并乘的马儿锋利的剑以及一柄最终修好的弓。然而冀州的风雪太大，太寒，雪崩吞没吞没，把他们推至变换的前沿。只几天他们就不再是他们，只几瞬他便遥遥作星星还有谁不入轮

回。远古的时代人和神还能相爱，然而蒸汽鼓胀铁路纵横蟹行的文字爬过陆洋爬上天空深入远宇只差刻在仰望三千年的木星上。方块变得更方，人变得更人，西方的建了巴别塔，不再有神。他们说这是启蒙这是开悟，用科学解释能解释和不能解释的一切，那是朱庇特，痴情的男女叫河鼓二织女一。他退缩得太怪异太诡异以致空间凝结古早的商凝结，侍卫走来，我的王，怎么了？他听不懂古音，他只说，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他？还是他觉得自己不该是他？如果要解释，那他只能是来自光的十几分钟前的一只陨石。也许是他退缩也许是他觉得不可以，在被神抛弃和抛弃神的年岁他们失了名字该叫太岁和武王。现在不是曾经，科学难让时间倒转，加压的蒸汽还是电磁都无能为力。得是神，得要神，可这不是神的时代啊——

神属于曾经。那时世界还很富裕宽容野蛮纯粹，动物和人没太多区别，赤诚，疾驰荒野。黄河是河，是唯一的河，疾驰至黄河岸边远望浪涛滚滚，他也是唯一，失掉了唯一。西岐的麦田里他有幸拥抱过归来的神子，在同一坐台上他们看老去腐朽的鸟自焚，那一天整座城都在燃烧，它成了——墟。

而那本该是你的东西。

活泛的你的东西，活泛的我，活泛的你。让水倒流，神的能力，你信吗？你还信吗？神能救你的父亲，神为什么救不了你？若神有知，为什么放任我独留这里？我看那棵梨树自火中幸存了，然而还是死了，他们说那是秦汉唐宋元日落日又升。他们把我们的过去挖出来做了错误的推断，假模假样地做了复刻把唯一真的东西留在地底……我一直在这儿，我一直等——等你。我要把理该是你的还给你。是否是我夺走了，你怒了，以至你把我晾在这里三千年？他睁着眼睛看着殷商的武士，听着听着铠甲褪去十二旒到他的手上这才是王。你在等谁？你在等神吗？在这里——在此时？

……是。

可这是被神背弃——的二十一世纪。

他面前的人愣了，他坐在地上仰视，他在等，他在等一个真正的王的怒火。王怒了，江海是要沸腾的，然后日月变色，地裂天崩。然而没有，并没有愤怒，那层迷雾渐渐地消散，他真的看请那是张没和他相差多少的脸。的确英俊，是现代人所不能有的直白和古朴，也许是基因与魂魄都在时空稀薄太多，而他那样悲伤困惑。

也许神在，但不在这儿，也不是我。你……还等吗？

对方只俯下身，仔细地端详了，脆弱就像幻觉，一抚而过。那张脸上作为人和武士的一面消散了，取而代之是王的威严，杀伐决断，炽热，你不能称之为冷血。山的轮廓，海的富有，远古的一切大而飘渺也许他也曾猎过鲲鹏。如果是他那一定是能做到的，他想，他仰视中不知不觉地有一瞬沉醉痴迷……

你的确不是他。

话音未落这个夜的幻境就陷落了，土归土，尘归尘。钢筋水泥重新掌管这是迷信科学的二十一世纪。上一秒他耳畔还响着呦呦鹿鸣，鼓瑟吹笙啊无瑟无笙，他只有MP3，寂寞地躺在衣兜沉寂沉寂。跪拜的臣子回到泥土里，巫緘默，龟甲兽骨作回展览品，这不是黄粱一梦啊！楼阁在他面前明晃晃变成墟。像是一把火，而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一把火，他把那个年轻的王烧死在等待的梦里，甚至来不及唤醒。被攥着的手腕还有热度，他在没有十二旒的空旷高台仰望天空——木星，你是否还在听？能否垂怜，那个被自己困住的人？让他入轮回吧……让他别被三千年前的江山困住啦……让他……愚钝又狡黠地做一个人吧……

然而并没有回应他，也许神真的离开了，神也倦，回到人世里。

这是墟，废弃，他是人，他得离开。他不能作被困的魂灵啊，留在虚妄的国度和不可察的岁月。他回到酒店已是凌晨，沉沉睡去做一场纷繁的梦，梦中有飞马，有流星，他俯瞰，看那个仰望他的人……

“真没了？”

“真没了，昨夜我二十多年第一次——”

餐厅邻座的人这么说着，他抬眼——

“——没有做梦……”

他们都愣了。

没有梦，不需要有梦，他呼吸急促——是因为梦从墟土中飞走了么？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